

歸震川許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十七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鬼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參訂

桂巖子

姓董名仲舒時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首擢之後為公孫弘所嫉斥為膠西王相以病免居桂巖山著書曰春秋繁露自號桂巖子云

楚莊王

劉劭華曰叙辨古絕嫌得句直括一經大旨王守溪曰多所況而安受其贅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宋本作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

耶
劉劍華曰

二語亦作
文功令

劉會孟曰
結正緊嚴

張賓王曰
末句婉異

茅鹿門曰
禮信扼春

秋之要持
議劃然

王鳳洲曰
叙次簡雋

歸震川曰
婉以深

黃東發曰
為昭公伏
案處

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
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
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
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
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恐不一
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
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
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
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
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
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
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
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

陳明師曰
警世名言

茅虎門曰
斷盡千載
而下讀之
增憐

黃東發曰
找出尼父

深心不獨
識議不朽

王守溪曰
俱也句法

尖特
唐荆川曰

迴旋精悉

張賓王曰
連連爾津

津爾

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焉
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
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
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達此
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
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
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
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
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亦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
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
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
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

陳明卿曰
奇論奇文

茅鹿門曰
精瑩

真西山曰
可謂微參
筆削之旨

王鳳洲曰
法天法聖
亦篇內本
末事情之
總
楊升庵曰
句老
王鳳洲曰
好運局兩
雨相參

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
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
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
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
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一作近而言逾謹矣此定
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
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
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
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
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易治同理也古今通
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
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
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

張賓王曰
巧喻

茅鹿門曰
事父事君
事天意昌
大
楊升庵曰
以承意儀
志事天乃
所謂受命
而王也正
論亦微言
黃東發曰
千古君道
準此
楊升庵曰
天人精確
李于麟曰
有據
茅鹿門曰
明天命見
天功方了

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
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
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
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
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
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
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
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
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人改制於
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
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
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

事天
真西山曰
反本為樂
和合天人
矣

王鳳洲曰
帝王不沿
襲要識民
樂原由

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代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王鳳洲曰王充論衡云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為獲也

○○玉杯

張賓王曰
不磨

茅鹿門曰
推原其志
語厚意深

李陵峒曰
情至文曲
藹如也

王槐野曰
披枝見根
却無斧鑿
痕

陳明卿曰
典而訓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令按
經文公乃四十一作方月乃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
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令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
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
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令全無悼遠之
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
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
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
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
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
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
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
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

張賓王曰
鑿鑿名論

茅鹿門曰
仲屈暗奪
人
張賓王曰
春秋之妙
如此哉
春秋之妙
亦妙

楊升庵曰
臣子若心

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決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屬其贅是以人心決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不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命受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

二語盡之

林對山曰
六藝六學
不可不知

真西山曰
學之程侯
審乎此

張賓王曰
兩言也者
範乎範模
乎模者效

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夫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尤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

葉賁陽曰
孔子曰宣
子良大夫
蓋以宣子
善于立名
當時為其
所感盡以
為良必得
董亦執法
乃始伏辜

方明齋曰
問不妄獄
不可不察
確案也

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長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

蘇東坡曰
王介甫解
春秋詠為
斷爛朝報
漢董子說
五行歸之
忠孝之行
辨春秋皆
此意此學
術之見其
大處

28153

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
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
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
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當藥也子不
當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
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當藥為弑父
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
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視亂義廢背上不
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夫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
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殺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
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
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
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

楊南峰曰
春秋責備
賢者正如
此

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謂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怙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王鳳洲曰崇文總目隋唐志繫露卷目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疑玉杯竹林題目後人附贅

○竹林

歐陽修曰
在館中見
有八十餘
篇又有應
舉獻書此
獻三十餘
篇在八十
篇外知其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郊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遁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責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

書流散而
不全矣

茅鹿門曰
敬賢重民

不甚相關
亦大略言

之胡可泉曰

一二書猶
云一再書

也葉寅陽曰

以簡語括
繁義真謂

簡古王鳳洲曰

兵刃刑誅
無非死地

民命堪耶
不覺惻涕

真西山曰

又起一變
文勢翻跌

張賓王曰
快論

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
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
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
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
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
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
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
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一作斷斷以戰伐為之者
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善有惡也
惡詐擊而善偏戰取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
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敵有數莖猶謂之無麥田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
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

楊升庵曰
迴復精明
佳弱侯曰
縷縷分明
楊升庵曰
琢句異絕
董淳陽曰
修引修轉
文章之化
境
張賓王曰
妙絕筆端
凌空起舞

茅鹿門曰
專政則輕
君擅名則
不臣堪作
綱目外傳
後復以常
變二字抑
揚其音原
出情事其
文法逸宕

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
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
有以致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妄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
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
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
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
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
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
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
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鉞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
仁者自然美令子反出已之心於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
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

錯落甚佳

王槐野曰
所問所惑
兩層落下
何處躲閃

張賓王曰
豁人意

真西山曰
禮者庶於
仁帶下數
句高古抑
鬱曲折回
澗

不復其君而與敵乎是在大夫也

反右闕

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

其奪君尊也乎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

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

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

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

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

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

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

術疑作術

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

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之一美不盡其失詩云

采芣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

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達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也今

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

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

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饕救之忘其讓一本無讓字

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

義幾可踰矣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

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

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

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

之志而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反伐衛敗之新築當

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眾

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音鞏獲齊頃公音斨逢丑父深本頃公

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

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

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

王鳳洲曰此言微渺後言切近正相應劉會孟曰難使易使已了他一生王槐野曰叙次中驕情如畫

茅鹿門曰全知懾魯勝衛是禍端笑殊至此